覺非齋文集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二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𡺸堤編

蜀府紀善吉文參校正

墓誌表碣

浮峯處士侯公墓碣銘

弋陽侯康遠爲嚴之建德令以廉能著古于郡皆德乙卯考績來京師主其外兄宅用郎中張君孟輝王輝介而不比與予相好爲求其先府君碧峯處士之行來請銘且曰琰益不能忘濟陽之思云爾遂序獲葬按狀侯氏先世居蜀之大[illegible]宗發居婺[illegible]進士官至宮教先宗嘗有手記[illegible]之子孫猶藏其宋翰宮教之子溥萬溥登慶元四年進士爲撫州守

萬丞貴谿梁弋陽風土之勝晩年父子兄弟聚居因
家焉溥二子俱夭以萬子在起繼在起擢明經爲信
州路教生鉛山學正諒諒生與權俾學雋偉會有事
亂隱弗仕娶鉛山吳氏而生處士處士諱奇字彥
孚峰其別號也性豁達疎爽輕財上義博洽群書尤
流百家之言無不究覽泥濟乎義理之趣思以其所
得若驗諸日用不爲空言施於事親脩身待人接物
未嘗自軼於職分之外從兄琦早歲遊兵間爲差所
所教歸張士躬往迎之至則蠱謾以先世田宅蕩散
之後身不衰西田君幼孤處士輔成之親教以經史
勉令就學卒以成名平居敎子孫訓宗族鄉里之子
弟言惟孝弟忠信俗情偸薄羞置齒頰人言以長厚

君子稱之曾孫巳酉十一月六日卒壽六十有三其年
月日葬里之黃岡配黃氏子男二長軒武次八郎康述
女二適同邑周思上饒徐某孫男五人侯氏自蜀從
弋陽教世昔以明經登第取官故子孫猶浸浮詩禮
之訓而文獻之與今重于州閭處士復能以理道淑學
其身用表儀于鄉身不見用而有子以才發聲譽于
里之足聯于康莊遂大方始再為之銘[illegible]
陽由左縣南渡迄今三百年奕世纓組[illegible]
史科薦於為處士適與時違蘊畜其所有[illegible]
然之譽鄉里傳最子以試百里專存莊[illegible]
會見　奎光双下象我作銘尊表[illegible]
鑑錯[illegible]

劉原膺權厝銘

開化白田劉氏代為衣纓家至原膺之大父[illegible]
曰叔安賠膺尚學行而肥遯弗仕鄉里稱為長者[illegible]稱
氏[illegible]膺年弱冠游庠序才名藉于行輩洪武十[illegible]
詔有司頌入大學原膺首應　詔一時海內髦俊之
士麇集　京師而原膺嶷然有聲六館時宋祭酒[illegible]
下嚴甚諸生鮮有免於譴楚者原膺居太學數[illegible]未
嘗致其厲声色人以為難歲丙寅乞歸養親詔許之
閑居十五年奉親之暇樂以所學淑諸人鄉里後進
從游者常數十輩予時始游邑庠遂與定交原膺不
以予為後進每折節相好己卯秋親終服闋復入太
學其年冬即授廣東潮州府通判會其前官皆以貪黷

艱瘝勤去原廣初至官乃大振作滌其故習與
之更新勤正屹立纖毫不可犯州民畏而愛之號曰
鐵通判潘泉部度者皆知其名在郡六年治稱廣東
第一而布衣糲食無餘石儲去郡之日民感其惠爭
持白金錢送數百里號其舟投之皆麾去弗受及
抵 京師竟坐外允謫居永平之樂亭行李蕭然至
無褐以禦冬裕然不見戚容居歲餘會 朝廷覆滌
永樂大典徵四方文學之士于時在館下首薦之以
例中沮後數年郡刺史復以名 聞徵至京聊尋復
罷歸既而嘆曰予老矣又何為哉乃課僮孥易其田
疇多藝秫黍為釀與至輒引滿數斟浩歌長嘯悠然
自適不知身在異鄉而老之將至也邑大夫以下咸

禮遇之造其子弟從游每鄉飲酒必置之賓位宣德七年十月廿一日以疾卒于樂亭年七十七娶[illegible]溥配徐氏生子一曰鶴年女曰勉叔後娶[illegible]居樂亭生子二曰懋曰幹女一曰貞孫男若干女若干孫贇少有大志博學善屬文尤長於詩胸次磊落與人交豁然披露人有過面折之恥為容悅居官所守所為卓卓不在人後而不克究其所施命也先是病且革謂懋曰爾兄家居方坐空匱爾母子又寡弱力未能歸葬可權厝我於高亢之地鄉人仕於朝者知我惟金叔文當求其文志我葬處他日即遷使子孫有所考懋乃遵治命權厝縣南之韓家防乙卯秋懋以明經舉于邑庠試京闈獲雋將捧檄東

歸泣拜以請予方恨無力起存廣表窮今幸見其孫
予也銘何可辭銘曰　存不以得失爲憂沒而休孫
以善貽謀無拙不酬終必返乎先人之丘

大明故承直郎行在刑部貴州司主事汪君

墓誌銘

予居與汪氏君同里世爲姻好㒶玦子內子之兄弟
也五六歲時就傅于家塾頭角嶄然揖拜趨蹌是
成人年十三從予游邑庠隆師親友端飭循禮誦書
講肄以勤敏稱永樂壬辰貢春官君太學十五年自
持其身已如在邑庠時今大宗伯胡公以禮部侍郎
掌教成均異公德潤爲司業㒶玦在諸生中雖退從
容應對詳雅二公每見必禮遇之由是有聲太學爾

六館之髦士無弗與交者官德中歷事益書再以謄
謹得名己酉冬擢刑部山東司主事未數月以母憂
去服闋改行在貴州司自以名法之官繫人之生死
枉直遇有所鞫讞筆無大小必孜孜究竟得其情
未嘗率意肆志以自便大司寇以下咸與其慇懃前
年奉 命往督南京直隸海船諸材所歷郡縣准食
驛傳餘稟人稱其廉去年春忽得風痺疾際差予適
自南京還相見舉酒懽咲如平時第曰某處近日筋
力不任奔走往路已從游矣來春考滿幸得推 恩
及吾二親即決意勇退碩先生引年以歸當日侍杖
屨於鄉里尋齊時釣游處以樂餘景志願足矣他非
敢望也予唯唯而喜先是未疾時大子鉄隨侍在官

以疾甲遣歸強出視事未踰月疾復作遂不救予時
疾久病不能出至聞宜增劇乃扶掖夜往視之流涕
欷歔鄭重感謝予不能仰視明日日中卒[illegible]辰歲閏
六月二十五日也壽五十五疾時精爽不亂治命詩
詩纖悉備至側室劉氏與二家僮在旁救療既無所
不至而棺與衾服堅緻完好劉旦暮哀臨不離殯所
八月十日訃至家錤即日與其季父棨晝夜兼道至
京值河凍遂以明年春二月奉柩南还將卜某年月
日葬京山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之後世為新安大族
某世祖由新安遷開化之東皐曾大父惠[illegible]又自東
皐遷華溪大父伯良父宗理皆隱迹弗耀母金氏楚
瑛名遜瑛字也配鄭氏子男三人長鐸次即錤次

謚女二鈿鏡鈿適徐訓鏡在室孫男三人曰泳洊蒞
璵天性孝友每恨父不逮養曲意承顏以事母務娛
其志嘗作亭於宅東叢蒔數十百本暇則奉母居之
特觴上壽窮日之樂母心歡焉撫二弟至長友愛不
衰二親墓在莊溪之上躬自封樹蔚為喬林為文用
詳縝密長於理家田園陂池藝蒔呼畜井井有緒鎮
在官所而心不能忘故能充拓前人之業益以殷盛
臨財甚介嚴於取予然見人有急輒赴救恤不倦
客至必豐平居交朋友處鄉黨和而不流恭而有
禮愿而守信其善行有足稱者同袍之良寄哀以詞
飾成什鎮奉以示予予讀之悲不成聲越日發引予
臨送之奠而哭之慟鎮泣拜請銘嗚呼予及見璵與

逢時汚隆攜之就學且暮不相離者三十年學文學詩學

成爲士同官于 朝予既皓首而歸休於家亦吾欲今者其

得从日同歸林下始終永好而遽先余長往尚忍銘

其善在邪雖然慨於子恩義無盡者也非予不足以

傳信銘何可辞銘曰 七之行何慚往之祿何加朝

不如人而止於斯光昭之願退休之期俾晉失之元誰

之爲勞而寄安而歸達人其奚悲

月軒隱居士墓表

駱於諸暨爲盛族有光民之長厚者號月軒居士既

交而瘞且二十年矣其善之被于鄉鄉人猶知思而

慕之爲其子孫者懼久而忘也頗有以昭示無窮乃

奉其瘞時所爲行狀埋銘走六師蕲文以表諸阡予

受而考之狀則予友今大理少卿致仕呂公所述銘則先師雲杭張先生所撰二公峻潔孤介之行揭于江左其許可豈易得哉而於居士既以長者稱之顧以古之遺直許之然則居士之為人尚行別有所徵而後信耶謹按居士諱觀字用賓以號其別號也上世由金華遷諸暨之楓橋祖壽之公仲賓務德業仕母劉氏居士[illegible][illegible]異體已從鄉先生授經習舉子業力學務記覽[illegible][illegible]窮晝夜忘寢食及試唱然嘆曰學以明理求[illegible][illegible]于躬行而世之學者思應有司之求階以干祿豈古人之所謂學哉因慨然而弗為元綱板蕩寇盜起閭井為墟東西擾攘流離雖未嘗見底至及事定平復先人舊田廬仰事俯育舉家不乏

職　天朝布維新之政版圖重入職方居士賦長一
鄉能平其征輸俾上下適均及今賴之洪武庚午以
耆民　召至　闕下入對稱　旨差使西蜀以備咨
政事有不便輙驛馳以聞民感其惠還　朝將授以
大官公以老疾乞歸遂得優游田里每當風日佳勝
杖屨行隴陌間孫稚嬉戲後先其樂于于如也宅東
搆軒扁曰來月客至必賓之觴詠接歡既醉而禮容
彌肅與人言必以平生履歷之實孝弟忠信之行而
略於細故紓人窮急惟日不足鄉里不直者詣之求
直是是非非斷斷不恕然人有犯之者未嘗與校其
公正寬厚之德爲人所敬服者如此元天曆庚午[illegible]
月二十五日生大明永樂乙未三月二十七日卒壽

八十有六明年十二月癸酉葬里之朱塘山西麓樓我

有賢行先居士卒子男三人純嵩象女一人孫男蓋天巖由儒學生中鄉舉未及用而夭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嗚呼居士之才行皆足以有為固嘗欲試於使命之一事已見利器然終不得有位而施設其所有以教于家以惠于鄉以貽于後嗣討其自獲則優矣家克承厥考志博學能文章惠利於人益厚諸孫皆習禮敦本駱氏之慶尚繩繩哉

兵部主事林茂母盛氏太安人墓誌銘

太安人盛氏諱妙清嘉禾秀水人也祖谷祥父富一皆業儒而父性狷介不以家累經心居寫晏如也娶楊氏生二女病且革顧謂其妻曰我不幸無子止有

竊汝不可以配凡子林佑之爲孝子也孝子德潤穎秀不凡可妻也我死當以少女際之歿後三年之喪畢而太安人歸于林氏遵治命也太安人夙聞嬪訓私柔靜專組織剪製目過心領不煩督肄工緻自臻幼讀小學女訓諸書通曉大義故其爲婦也善事舅姑順於夫子和於娣姒惠於僕御慈於幼卑無一越於禮度厥有由矣居數歲佑之閔盛氏無終育德潤夫婦居于外家以奉其祀既而生子彥甫與準太安人撫其背曰吾父以汝家務德積善必昌其嗣故選我爲汝家婦今承其慶者非汝其奚望乃遣就讀書鄉校中旦夕策勵之躬御紡績以資從師購書贄甫亦知服慈訓孜孜向學年十七游郡庠宣德丙午擧

進士為兵部職方主事正統丁巳春遣人迎養太安
人喜形于色謂其所親曰吾及見吾兒成名不惟吾
祖宗光于地下吾父居九京亦色喜矣乃冀厥榮歆
殊戚途既抵京會　朝廷方靖理邊鄙四方騷擾諸
費集職方茂實涖其事毋亦旦出暮歸太安人必戒以
積纍艱難别枉直毋患失以禍人母厥頻以着事茂敬
受不敢忽上下宜之正統三年戊午正月某日得疾
終于里第年五十八子男三人長即茂次晟次戩女
某適汝吉而夭孫男一人女二人茂扶櫬南歸將以
某年月日葬秀水先塋之次乃奉其同寅項君所
為狀來請銘嗚呼為人婦為人母若是可以無憾矣
有子及見其成名素志亦酬矣天獨不假以年使

殿封之典加乎其身以爲[illegible]爲母者勸此茂之
所以淡淡若嫩然於此若嫩[illegible]以光昭爲永圖尚
有冀其遠且大者爾爲之銘曰　余治命而從人盡
母道以有子胡　恩寵來御而乎壽不[illegible]書具前其
後也修伊造物乘除之理

大明贈承德郎行在刑部陜西司主事方公
墓碣銘

正統三年秋七月乙酉　上御奉天門頒降　誥敕
以寵錫廷臣之考績登最者凡若干人又各推　恩
封贈其父母位號器服咸如其子之秩於是信安方
賢以行在刑部陜西司主事與焉既蹈舞拜受捧持
還第襲以雕櫝藉以錦裀龍文奎畫煒映戶庭人皆

榮之賢語予請曰先府君宰木拱矣而志石尚虛非敢緩也盖有俟也今幸賴前人餘慶沐浴休光不以此時昭白潛德異日無以示子孫惟先生圖之因泣拜獻辭之弗獲遂按狀府君諱德善字德善姓方氏世居龍丘大父仁山遷郡城之南門考茂賢纍世積善弗樂仕進府君幼孤母葉氏鞠成之稍長克自樹立事母至孝友愛諸弟鄉族無間言恬於勢利而刻意教子賢用務冠遣游邑庠策勵以隆師親友卒成其業永樂壬辰七月十二日卒年四十四先是弟德炎鍾愛於母而殀死母痛甚尋卒府君哀慕交因憂傷成疾繼亦不起是歲九月晦舉三喪窆于城南五里之嘉慶鄉亭路穆焉配姜氏今封太安人有

孺人遺府君謝世即廢蓐膏沐服饍儉以[illegible]教督諸子
克紹生孫而家益廢裕中表稱之子男二人長即賢
所奉饋酌邑庠以明經領鄉薦登宦于[illegible]令官至大社
次以饋友二淑貞淑靜皆適士族孫男四曰昆文昆重
昆第曾昆明孫女二妙淵適方克寬孺人[illegible]
二喬嗚呼孝友群行之首也書美君陳詩譽張仲
豈有他道哉府君所以裕後而獲報者有由矣爲之
銘曰
孺其晦興其退後嗣斯其昌
大明敕封刑部山東司主事丁民太
孺人崔氏墓誌銘
太孺人丁氏諱淑今刑部[illegible]司主事無保之母
也為海虞人祖遜之父良分於子鄉

周氏太安人幼慧而靜專有[illegible]家[illegible]以書文紅及宗祀賓客衣服飲食之宜[illegible][illegible]甚為父母所鍾愛既笄擇所宜歸而求之父[illegible][illegible]部主事諱宗信實叶采卜克合二姓之好大[illegible]既歸于無氏會良人幼孤叔門多故家[illegible]不振太安人務崇儉約卒用遂身事姑至孝姑年八十餘[illegible][illegible]大太安人夙旦盥櫛入室拜于戶內問適勝養時[illegible]燠寒甘滑輕暖無一不得宜扶持抑搔曲意致樂姑[illegible]終宣言於衆曰新婦善事我我無以報願後來者[illegible][illegible]新婦[illegible]所以報也三族聞之莫不感嘆主事君[illegible][illegible]後夫[illegible]人侍身斬斬閨閫[illegible]肅內政益脩安惠[illegible]無[illegible]所欲遂得以近訓策勵成學業進士授令宰課最[illegible]明[illegible]恩及

其父母而太安人累冠霞帔服　寵命於康強之日鄉黨親戚嘖嘖咨嘆咸以為孝慈之報正統三年某月日以疾卒壽六十七子男三人長即沉次某次某孫男二人女三人先是佩既拜　恩命亟謀請告歸覲未遂而訃聞號頓毀瘠殆不能處歸將以明年某月日葬于虞山之鳳原與主事公合窆焉乃奏其同袍刑部郎中錢塘周君某所為狀來乞銘嗚呼婦人有貞靜之德孝慈之懿不育賢子而克此耶者蓋鮮若太安人其奚憾銘曰

為婦孝姑歿而嘆嗟為母教子貴而　寵加告自致之奚其誇

復齋曾先生墓碣銘

東陽有隱君子號復齋先生姓曾氏諱廷字宗廣其

先四明人宋殿中侍御史諱某生某事諱某始遷東
陽先生之大父諱莊父諱敬之皆隱弗仕先生幼穎
悟讀書過目成誦既冠學詩於天台徐伯淮先生有
諸暨先覽群籍而邃於理善屬文尤長於詩一時與
游者皆學於巨擘講貫益精嘗欲挾其所長思一騁
遊場屋以自試而輒以事中輟因嘆曰命也毋強為
遂置之天性至孝友篤於友愛季父思傳卒青歲殁
先生鬻田直於官得復官竟卒於京師悲哀不自勝
奉其柩歸葬東陽而經其諸孤終身不衰弟道傳因
初仕為考功監司丞先生往來京師護視唯謹年過
六十遭父喪哀毀瘠骨啜粥飲水所亂或勸宜稍加
衰先生不聽居數歲母氏寢疾親自扶持衣不

薦帶者數月及卒哀慟亦如之鄉黨宗族皆稱其孝
平居接人有禮治家有法群從子姪服教令蹈繩矩
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是以功緦聚居庭無間言宣
德己酉先生年七十四春秋雖壯無疾稍覺不平猶强
衣冠行坐漸劇呼諸子至榻前諄諄語以厲家御衆
之道立身行己之方毋忝祖宗毋貽親羞後與朋友
訣惺惺不亂啓手足而瞑是歲二月十八日也甲寅
十二月十三日葬塋之西平原配蔣氏子男四承祖
思祖儀祖肅祖孫男七人農拙謙遜咸肅穆孫女二
人先生平生所作詩若文多不留稿惟青枝集一卷
譜系若干卷藏于家正統戊午從子儉祖來京師寓
其鄉親兵科給事中北君宣所為狀來求銘北君嘗補

模士也與予交頗稔稱先生之學行必有可徵者嗚呼使得必試用之於人豈無所濟而卒晦其迹以終則於其可傳者又忍使之泯而無聞乎是宜為銘銘曰嗚呼先生以着文之孝施及其親以有用之學獨善其身命雖不遭足以宜其家而教於人西平之原松檟如雲過是墓者視此刻文

大明勑封監察御史徐朗宗母太孺人沈氏墓誌銘

太孺人姓沈氏諱某世居嘉興之分水縣為大姓以清白相承至其父某讀書善屬文又飭行于鄉洪武中舉孝廉為廣東增城令卒于官有善政邑民及今德之娶徐氏生三子一女而太孺人居長性氣和柔心

志詩書不煩姆訓禮度自閑在室時服勞二親撫字
諸弟娛順之行表于宗門年二十歸鄭宜家治日叶
卜乃媲于蔡君其系在分水代崇右閥一時克合姻
黨或宦入門文事其舅姑承顏致養以甘膳內佐
柔嘗外理營宗支絡姻黨纖細夫賴遺子朝宗幼能從
訓習性天成年弱冠游縣校慎行攻文以明經選
士拜監察御史考課陸明受　恩封於其殁之日太
孺人受冠霞帔錫被命服　奎文寵賁夫婦偕老鄉
鄭宗族歡欣慕羨咸以為善教所致用以砥頹風務
與起後進非自為餘氏殁朝宗嘗一再遣人近書請
竟不果行正統戊午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家享
年六十子男二長即朝宗次朝宣先卒女一□適

淸孫男二人郁述護女三人禎僖先是朝廷以[illegible]
命監督江淮租賦受代復命行在京還而謁[illegible]
踰月將星奔南歸卜以某月日葬邑之某原某
同門友衛府紀善方君迪所爲狀來請銘朝廷
之又吾　京師子業其和粹文雅謙從良學雅大
君交無以舒其哀於是舉太孺人之函款舊而不
文爲之銘曰　抑儀弔則以順承嘉貺百壽而幾
孺婺義哉孫而身以順教承生賢子不令而苦自嘗
有蘭蕙受孝上孫婺丕成盛典指　恩錫封副笄六珈冰
服斯稱暮齊高堂以須饗齋發鄉人之望年永始舉雜
石勒銘幽光永貞

故徵士鄭君墓誌銘

正統戊午夏仲子純來京師省余居數日進曰向來
野過家湖哭拜鄭徵士役將辭去其諸子具書幣羅
拜堂下泣曰先君獲交尊翁有年於吾子尊有契分
矣知先君之悉莫尊翁若人今而其諸孫非且有旦宜得
銘以掩諸幽惟尊翁是賴然不肖孤杖而執事不敢
違次余不得與走京師敢因吾子以請遂以其書及狀
進余讀之悲不自勝按狀君諱善同德傳其字也曾
大父某大父潮宗父仁表皆隱德弗耀母柴氏君以
穎異機警及長有器識善應變低昂屈伸動中肯綮
家故饒裕代役于鄉洪武初仁表甫以闊右坐論輸
京師費以億萬計同輸者家人不相恤比比死於輸
所時君弱冠克服勞經紀父得釋歸告其族人曰吾

非此児不生还矣是後悉委以家政理官事處辦井
公平和惠上下宜之仁表以壽終哀毀殆絶葬祭皆
以禮又潦中徵稅家子弟有才行者有司以君應
詔督租杭州以水灾　奏免若干萬斛州民德之又
往閩郡毗陵皆著能績將請選得官援例賜歸以俟
召用時年六十七矣比部符累起竟以疾辭家居十
有二年正統丁巳八月初十日得疾卒壽八十一居
雖老耳聰目明手不釋卷對客談往事纚纚舉端緒
雖儒者不及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郡之西安臨江
鄉磨龍山配翟氏若姑則裕之女兵部主事琰之姑
也有賢行君在京師克勤儉理家而產日益充裕家
多賓客樽酌留款咸適其宜亦以是哉　終壽八十二

子男五長洪次源次沂次漢次演先卒女三皆適士人孫
男十六禮儀倫信傳佑俊僎仟俊備偵侃价曾
孫男六　嗚呼君幼雅以院克自奮以振其親可謂
孝矣卒之信逢享有祉宜哉是宜銘銘曰　猗歟
徽士維生則全維逢劫遭克奮厥身以濟險艱有惠
于揚通貨以鬻爰歸于鄉尚佯以年遐德相成來亦
對賢子孫振振錫慶自天刻銘幽宮無我永傳

大明故僧錄司右闡教圓菴大禪師塔銘

圓菴禪師入滅踰三十載建塔寧山而未有銘其徒
崇遠大懼湮晦無以昭迪來葉走謁金臺寓錫京刹
之東堂亟來過予頗有紀述惟師以兼人之才究覽
孔傳況浸儒籍悟入宗乘指隱心性豁然無疑嘗撰

武之世蒙被眷知俯張宗教其言之流布標準萬
方不待塔上之銘而後傳亦明矣崇遠欲尊其師
之道志念堅定有不可辭者遂按狀師諱居頂字圓
極族姓陳氏台之黃巖人圓極其別號也父顒道康
孺母葉氏師至五歲母亡遺命俾出家爲僧年弱冠
父重違其母之言遣從鄉之淨安寓公將寓見師器
宇辭曰吾亦義所師其瑞巖溫公乎乃之瑞巖溫公
一見大奇之祝髮留侍座下從游四明之求樂學古
文辭於無逸宋先生之門同袍或誚之曰吾師不立
文字何以文爲師笑曰世尊號文佛三藏十二部非
文不載於道何所焉罔肆力於文章以盤究內外典
乎乃大徹爲蒲庵手書記瑞巖溫公藏林請主長慶

咸具於鄮之五臺禮大士於補陀以梵妙相疊現絕
拱退而紀其事文載集中講經於天童敷揚奧義無
有餘蘊大衆悅服洪武甲子住持鍾山迎侶公就養
禮備存殁至不　蜀王欲要師住四川之大慈寺以
詩曰僧中班馬是何人義子從來不為身蜀道于今
易如掌莫云萬里有艱辛　逆者相望於道人會盦華雙
林久廢方欲倚師以再造克居其行居雙林五載緇
流嚮風百廢具舉及今頗之乙亥　召[illegible]闕下明年
授僧錄司左講經住持靈谷寺　賜金襴袈裟暨他
服用等命以三宗試天下僧衆師當諸[illegible]閣謝之後
獨任其責疏剔淆妄區別異同一於公正海內洸剎
飜然更新事竟以所試僧集并講禪宗心要以進

高廟覧之大悦　勅賜内帑三千石爲常住齋糧門
之鎮未年廷臣建議收奪僧寺田所抗章論其不便
事遂寢陞左闡教永樂癸未十二月二日端坐示寂
後六日闍維頂貌如生四年九月八日收骨塔於鍾山
愠公塔次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手度弟子若干嗣
法弟子若干平生所著有建宗傳燈錄三十卷語錄三
卷拈古法語各一卷偈頌五卷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師儀觀環偉胸次磊落又充之以浩瀚之學宜其高視
一世躡武前竟而傑出於齊輩者也觀其平日指引
後學勘訂眞偽機鋒之峻捷趣向之玄別直欲抉去
理障不屬思惟以造見地自得之妙有非以言語臆
度者今不具載永樂初嘗獲一再謁師於靈谷方

又接其神采聽其言論超爽明白略無凝滯又覩其所
著述蓋稔之以其道之興衰為己任殷於其徒有所
贈言必首以紹隆師承負荷宗風之意勤勤數數若
其與學之辨博文之奇麗正其教所謂游戲三昧者也
昔吾少師姚某於二教中人物甚重許可而賛師之像
有曰天上玉麟僧中丹鳳氣凌衡嶽胸吞雲夢可以
見其為人矣崇遠字某建昌人住持育王寺優於內
外學而篤行脩潔善世其師者也銘曰　操乎寺心
堅不退志入佛境界如蹇擘地金迹露慈遠遊難忽易
巍嶺蔚高哉何誠人企解侃圓師泳游儒言不援不附
契于真詮以莫所至大放厥辭從容名教而遵其師
狂瀾方奔砥柱屹之棟撓屋壞大木寔支翼山之陽

不[illegible]齋藏經藏不亡嗣經孔羌

[illegible]叢書卷之二十二

四川按察司僉事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郁校正

墓誌表碣

大明故刑部主事汪璲母安人金氏墓誌銘

刑部山東司主事汪璲聞母安人金氏之喪自京師走行在所得請將還毗南歸過予泣而言曰璲遭家不造先人早世吾母支負傾側呴噢養鬻鞠其間昔者欣戚先生無不熟見而稔知況先生之言足以信於今而示於後苟不賴有所紀述以詔後之子孫俾母氏之善歿而無聞是不孝也先生尚憐而畀之予於安人為同姓姑嫁而與璲世有通家之好姻婭之

翌義不可辭按金氏上世居歙之黄墩唐末避亂遷
開化雀溪安人諱妙喜祖谷珍父伯容皆業書習禮
母江氏安人生髫年婉靜警慧幼習女紅不煩程督
而自謹飭甫笄歲以大父命歸同里汪氏伯良父之
仲子宗理入門及事其祖父母舅姑順適指令無有
違閨閫之內和而有儀中表賢之洪武乙亥宗理
以伯兄被謫往直隸鄢陵干送族從人載柩還凶問
比至家人祕不以告及門始覓一慟頓絕勝人扶入
室良久乃甦夕水不入口者經再宿姻親力慰解之
乃始一食自是羸瘠骨立幾不欲生時良人新喪諸
孤公幼弱舅從科聚杳羅有半歲安人孫□嘗於政
言□□人乎卞持身嚴以礼防嫁立以不撼浮議

而檢御自退黙奴得婢俯首帖耳無敢所違先是邃
為邑庠生居父憂安人孟廷師教之既而復遣入學
見其庭勝已者延喜動顏色苟非其人必痛誡之每
賓客過從躬為具酒饌務盡豐潔而不厭後二十
餘年安人年逾五十諸子娶婦生孫截去繁文漸授
所固生意潑身裕蠱主饋內外有託於是始謝家政
含飴弄孫日就休恭永樂壬辰邃學成貢春官居太
學十餘年一再歸覲暌離會合以喜以悲嘗謂邃曰
而父教汝讀書欲汝光大門戶言猶在耳汝慎勿忘
邃服膺悉訓彌自慎畏宣德四年試政銓曹授今官
甫踰月而訃聞大明甲辰歲四月十二日生宣德五
年十一月一日卒年六十七某年月日葬莊溪眞山子

男三人長即遂次賁次鎳孫男　人曰鐸曰鋐曰鋋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三人鈿鐶鏡曾孫男　人涵謙安人智慮周密識見恢遠有丈夫子不能及者歸汪氏五十餘年為婦為母克盡其道自幼至老孝一不衰於父母愛不弛於兄弟親姻之家咸盡恩意女不能嫁者資之喪不能葬者助之晚年好善益力診飢寒賙困匱知無不為歲時有事祖考絲攉具餁拜跪薦獻必敬必親子婦則倣焉嗚呼女人以盛年遭罹変故刻勵苦節拮据瘁瘏以底于豐大可謂難矣發祥禔禱受宗秩恩封之典屈指可待而不及目見惜哉為之銘曰　是惟賢母之宅檜松森森爍其昌熾於千百齡無有消泐

大明贈奉議大夫廣東清吏司郎中王公墓

碣銘

公諱道清字德成姓王氏先世齊人宋初諱其為大理評事謫越上因家新昌七世祖炳以明經任為餘姚州提舉弟瀹為丞祖封信國公其族益顯曾是從開大父生父弘甫敦學行以自晦母某氏公剛果而篤於孝友交朋必有信接賢士大夫有禮待細民與困窮者有恩居鄉里出一言是是而非非輿情莫弗兄俶嘗為長鄉民數千造海運巨船于杭怨咨李熾精於圖回舉成算錙銖弗爽集事用先集衆獲逸保邑令奇其才將舉用之公力辭洪武丁卯以公事至京師舍于逆旅遘疾十一月十四日卒時獨其子訓

侍側病亦垂危同舍為具棺斂權厝於郭外越數日
同舍暴病死踰月淵以疾往視其地夷為丘隴哀號
旬月求之弗得乃抱遺衣服奉主以還葬于里之假
山年五十五娶何氏繼室許氏李氏皆名家有賢行
子男五人譚池淵潤溥孫男六女二先是公諸子惟
溥最幼鍾愛之遣就學庠序命之曰上世衣纓餘慶俟
卒繼承先貽吾已弗及汝宜勉之溥後由太學生授
山西都司經歷入知江寧縣仁宗即位陞刑部廣
西清吏司郎中洪熙改元賜誥命公贈官秩視其
子溥生母韓氏封宜人與李氏皆祔葬公墓葬之日
永樂己丑十一月十一日也溥奉舒公行實泣告其
友三衢金寔曰不肖孤溥幸賴前人餘烈列官于朝

系從下大夫後思被存殁痛惟先君客死殊鄉不
得歸塟祖宗丘墓終天抱恨無有紀極顧吾子有所
紀述俾碏懇示于子孫弗致湮墜用以紓不肖孤溥
不孝之罪寔不得辭叙次而為之銘銘曰　翔門餘
慶後嘗有聞忠信孝友承之弥敦奄忽随化筵觀奚
論惟欽無施畀示于孫銘以昭之不朽者存

大明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郭公墓誌銘

公諱敦字仲厚姓郭氏先世由太原交城遷山東之
棠邑大父忠父政寬以公貴贈嘉議大夫戶部左侍
郎兼詹事府以詹事母侯氏贈淑人公始以邑庠生
領鄉舉入太學為戶部主事有聲擢三衢守在郡七
年民順賴其治以安居樂業其賢愛在人至今不能

忘永樂三年以先任事罣誤去郡郡父老數千人詣
闕乞留不得 命皆從徃涕泣而去逾年建白薦起
之拜監察御史尋以父憂去服闋再爲御史未數月
超拜河南左叅政調陜西叅政董役采 京師大臣
有薦爾者嫌公治郡時善政甚悉從容言於 長
陵由是得召見 賜襲衣御葉拜禮部左侍郎兼太
僕寺卿 仁廟當宁改户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
事宣德改元陞户部尚書出鎮陜西明年 召還六
年辛亥四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居第年六十二娶李
氏先公卒贈淑人三子曰祺禎禧女一適肥鄉人劉
翔後娶林氏封淑人二子禋祐孫男六人女六人俱幼
以是歲十月某日葬公于崇邑某鄉先塋之次於焉

除剛正不為苛候自郎官至執政幾四十年清白自守家無餘財然為政尚寬平知大體不為聰察矯激之行故所至上下相安而衆務畢舉功績茂焉公卒複以某嘗辱知公俾述其事行為狀以俟他日翰林國史院論著撰述者得有所考然以葬期且逼壙志之石未刻復以為請義弗獲辭乃畧舉其狀之槩叙而銘之銘曰

屹近一不頗彝彝不阿自得者多存人則郡榮山之坡馬鬣峨峨神物禁訶永世弗磨

徐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可宇可山姓徐氏開化許川人偃王之裔散居會稽太末者甚衆而許川之徐世為望族大父丙四父安皆[illegible]讀書脩善隱於畊稼不求利達母余氏有

賢行處士父字子長母翁成之年十二三即知自樹立既長拓先業致殷富元末四方兵起遠近無賴子弟以紅帕首相嘯聚為盜剽掠村落居民驚走匿巖穴間處士時年三十餘度不能免乃集鄉民為義兵自相團結以保障鄉里晝夜嚴備寇不能入境內以安己亥歲天兵下衢州處士與邑大姓數人請軍降主將承制拜官以處士為西安縣尉辭不受洪武初朝廷建學校金華胡先生仲申為郡學教授處士乃遣仲子生入郡學後由鄉舉入太學擢給事中調江寧主簿[illegible]民有訟田積年不決生辨之甚明　高廟嘉其[illegible]之　手詔褒美又見御集余氏卒時生為保官大[illegible]三品[illegible]誥其墓處士泣曰母氏顧復之恩

昊天罔極令得其名不朽庶太之恨庶可申矣生後
資坐伍事連逮錄其家既而收之洪武壬戌閏二月
二十八日以疾卒于家壽五十九元泰定甲子七月
四日其生也其卒月日塋里之三坑莊隅配韓氏順
相處士克裕其家婦德足稱焉子男二人長元沈次即
生孫㒒四緣維綾約女一人曾孫男若干人曰直永
梁中書貢士為浙州學正卒曰禮敬曰寬曰果其女
若干處士篤進好義剛正不阿鄉族事有不平必爲
別白其是非使之心服里豪以勢凌人面折之斷斷
不怨婚姻之家非有罪不能自以資之使不失時遺貧
能償數錢其券燒之夜錄時於舊至門處士亟取債錢
券簿數十帙雜破書故紙焚之及然其子哭歲

其義有來歸者處士謝曰吾何有朝廷褒生之恩得全
性命復有先世產子孫衣食於舊里廬有遺餘猶敢
望是哉人服其知足但崇以善言勉勵後進孜孜纍
懇至今人猶誦之以為名言兄弟聚族友愛訢焉臨
歿誡子孫毋分財異居迨今[illegible]遵遺命也嗚
呼孟氏所謂一鄉之善士若處士者其人焉嘗德否
年文子謁告南歸繼來請曰先大父以辛苦立門戶
以積善遺子孫孝友施於家行義信于鄉黨而吾本
拙齋湮昧弗若矣今弗圖焉恐一不存將來雖先生是懼
予衰老繼且有姻婭之好義弗敢辭乃[illegible]
為之銘俾刻之墓門之石以詔來者[illegible]
多聞賤貧悲焉嘗貞鄉邑稱為端士克世其家[illegible]曰

徐方之裔由遂而豫徽居三澗支蕃實蕃或揚于
廷或晦于野詩言禮立無彝則者倬彼碩士蚤克
亢宗惠施于鄉行飭厥躬其澥也父貽許良在繩
繩孫子食報未艾秋霜春露社臨之原水懷先德
視此刻文

守默先生墓誌銘

嗚呼守默先生卒且十載矣其孤鏞以宣德己酉歲
春二月十八日葬先生於遂安縣之語溪遵遺命也
又明年鏞以謁選來京師過余江曰先君子存知先
生者孰孝賴先生之力歸葬然而墓石未刻無以顯
潛德而掩諸幽先生尚終始成之先君子有知庶無
憾於九京而不肖孤銜痛饑恩無窮而已並言訖

可教衍嗚呼吾局退銘吾挽生耶永辱說生以考
重員備大典與余同館時閩中士大夫貴盛者十
餘人日以詩酒接讙先生與余未嘗不與蒙年在
丁內艱服闋以疾未起而先生適與教官以例在
見數甚後每見必飾館下揖為扇丹留盛登臨眺覽
之而游詠夜則刻燭限詩極觴詠之樂[illegible]以正問
鄉薦歡勸已亥秋余起復請[illegible]在[illegible]舉尊
上舉觴相顧慨然不懌乃率諸生送[illegible]南行五里餘
至金陵橋而別明日復遣二生來監書貽[illegible]三年丑
春予在京師先生以會試考官[illegible]院先一文
卒于會同館二月八日也予聞訃驚怛即命[illegible]一
二鄉友視殯殮尋以其柩附便舟南歸以畀[illegible]

江

墓銘為請嗚呼吾尚忍銘吾先生耶按狀先生

諱謹字文節姓林氏守默其別號也世為福閩官族

朝義父子明元福建鹽運司提舉母鄭氏先生生庚

子八月二十日少穎悟日誦數千言入庠序才名藉

甚洪武丁卯以詩經魁鄉薦登試在乙榜歷政大理

寺以微過謫瓊為諭十年復以明經薦起為韶州府

學訓導授南雄開化縣教諭至是卒年六十二配王

氏己亥十二月十二日生後先生六年卒宣德三年

七月八日也合葬語溪子男一人即鏞今為上海

縣學生女三人皆適士族孫男若干人先生神情瀟

爽胸抱軒豁於經史百家之書無不究極理趣融液

文辭而雅守年記覽至老不忘每旦必詣學堂進諸生

講經書以有空得先生歷學傳注一字不遺諸生被其教成大器者甚衆去後思之亦不能忘與人交情諠譁然酒边對客談笑亹〻雖極歡洽而禮容彌備屢典文衡甄拔隽文允協至公臨事懍概見義果為嗚呼海內之士若先生者可謂卓然傑出者矣雖不至大位以盡用其才而詩書之教及於人者不既厚乎銘曰

林姓在閩晉郡之望早年脫穎秀出輩行既魁鄉士將隊要階滇陽一斥利鋒久棲聿起橫經群士所仰擢廷人物卅者然兩髮云癸齊俚位不充型範在人所護者豈遂踴之山逝溪之水爰有治命亦既窀止我作銘章列于幽堪馬鬣崇〻過者下車

徐母傅孺人墓誌銘

鄱陽徐慶義以名醫徵居大醫院遭母孺人喪將南
歸以侗奉其鄉友刑部郎中賀君某所為狀來求銘
拜且泣曰慶義睽違膝下二十餘年顧以才德菲薄
不能致一寸祿以榮養吾親又不得朝夕承顏色依
倚甚忍忘於天抱恨曷有紀極先生尚矜而賜之銘
使得以挽諸幽無幾紓不肖孤之哀於萬一予僑寓
京師賴慶義以安居無恙其意深矣銘詎可辭按狀
孺人姓傅氏諱妙真父誠德以學行隱于鄉母廖氏
孺人生而靜專和柔以敬甫笄歲歸同郡徐孝恭孝
恭以儒業為醫世濟其美衛生之功郡有顯名而傅
氏亦敦尚行義二族儷稱焉孺人既歸徐氏承事
其舅而姑姜氏守節不渝國初詔敕表節旌其門

孺人順相夫子以孝事其親以誠奉祭祀以禮接賓
客以義睦宗族以慈畜幼賤閨閫之政一無不宜中
表稱之如出一口年八十八宣德辛亥六月十六日
卒子男四長慶仁壯歲沒于王事婦程氏年二十
而寡孺人視之如愛女程誓不改節永樂中 詔復
旌其門次即慶義次慶中湖州府醫學正次慶誠太
學生女四皆適士族孫男八人女若干曾孫男若干
女若干孺人臨終顧語長孫公輔曰汝諸父皆在宦
途而汝獨[illegible]近大故我死慎毋作佛事以糜費斂殯
從謹[illegible]續[illegible]待汝諸父歸舉而從爾祖於地下吾家
累世以爲儒業精於醫汝輩當勉務積學種德以毋忝厥
祖吾其甘寢矣語訖奄然而逝慶義歸祔于以其年

與丙合葬之口孺人之墓云銘曰　無非無儀維婦
之則順承之攸不出閫閾眉壽而康子孫蟄蟄父母
𠃵婦双節有荷其聲云報施不由種德芝峯之原有松
有栢貞石是鐫永世無斁

蔡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洪公初字彥復姓蔡氏其先閩人唐末有諱京
者有詩名與方干友善避巢寇亂徙天台之黃岩遂
家焉八世孫允卿篤于友愛子孫數世聚居鄉里義
之允卿生聖壽嘉祐進士仕終越州守子若用蔭
通判婺州著家範五十條以訓子孫傳至曾孫全與
全洪門戶益振而義聲不衰兄弟子姪晨起會食堂
上授書受業講經史大義或應對世事夜分方退日以為

常又再世曰鎮孫傳通經史允遂歿學處士曾大父

也大父琰事母至孝父光祥字均賜別號蓮峯以孝

行稱于鄉母盧氏處士爲兒時岐嶷不群少長出從

鄉先生游即知以力行爲務故其學成於事親友兄

弟交朋友周旋應接無不中禮而蓮峯與其仲丁優

游暇逸於田里間不知世務之紛糾人皆謂處士能

盡孝友之道蓮峯嘗謂處士曰吾家自入世祖啓同

居之義下逮功緦敦睦愈固不幸敗于兵發繼述之

責心常在茲浚源培本尔尚勉之蓮峯卒處士感其

言與其仲氏盡出私室之儲聚之公帑以所存告于

祠堂戒子孫毋分財異居又雜採禮書參酌古今定

其可行者定爲家儀於是田園歲入貲出有經冠婚

於當用有則以至公私百須之費具有條貫守而
行之可以持久鄉黨悉莫不嘆服永樂壬辰三月十六
日卒年五十八冬十一月甲子葬里之徐韋山配馮
氏有賢行先處士十四年卒子男四智諏智詩智諫
智評智諫為郡庠生夭仁餘皆有士行女一適潘從
心孫男七人女三處士律己嚴待人恕介而不峻和
而不流好善急義恒若不足故有以起鄉人敬愛而
是非莊直樂於[illegible]而[illegible]一隱守神秀發冠裳衣履修飭日與
朋儕宿德觴詠徜徉於林泉竹樹間其樂甚適也殁
殁二十年智諫以墓石未刻潛德且湮乃介其鄉先
達考功尚書郎李君茂弘以狀來求銘李君端介士
也稱處士之言不[illegible]曰且惜其不少見用而沒於

特然則狀之所述非溢美矣嗚呼書稱君陳孝友以
成一家之政夫子許之若處士者殆庶幾焉銘何可
辭銘曰　唐之季世蔡家于閩避亂徙台居後乃振
其振云何曰維孝友子孫則效可大可久發身黃甲
出刺大州朱幡皂蓋[illegible]嶺七旒敦睦之風延及數世
庭無間言鄉稱[illegible]罕[illegible]由吏亦又故謹孝是休前人之志
我思繼述乃訓乃詔乃告祖祢載德載業以示儀軌
在瀾方奔砥柱屹峙[illegible]詒九京安葬之起

天明故武德將軍世襲正千戶昌公墓誌銘

公諱才字某姓昌氏和州含山縣人也其先本姓晉
祖[illegible]贅于外家遂從其姓為昌氏考諱寶仕元為總
[illegible]戌甲午歲　天兵起和州公時歲二十以驍

并選爲帳前先鋒明年隨大軍渡江克采石太平金
陵調下安豐是年七月討偽漢陳友諒于鄱陽大戰
康郎山滅之次年復隨征江陵遂以宜興久之以功
授西安衛流官百戶尋改世襲洪武十六年從征雲南
又二十七出塞北擒納哈出公皆在行遂調寧波衛
本衛洪武二十五年謝事子隆代領其衆二十八年陞以沿
陞授金鄉衛世襲正千戶欽賜誥命重贈武德將軍
潘氏贈宜人公亦陞秩視其子洪武辛亥十二月初
十日卒于金鄉年七十六配馮氏封宜人泗州大合
人先公五年卒壬午歲隆調守三衢遂奉公柩以
某年月日葬城東之圓爐頭宜人馬氏祔焉子男一
即隆女一人適某氏孫男五人盛茂傑華 女三

天名曾孫男一人女四人公為人雁厚敦質樸毅果敢

平居接人恂恂若安至於遇敵奮當不顧身率先和

後賞論功行賞之際退然不自矜伐終其身不矢

起顯其事上取下勤而有信寬而能明人皆樂爲

宣德戊申予自　京師告歸陸以狀來求銘曰是

人以介胄發身積勞汗血至有今將傳之子孫宗

將天祿積慕未已拱而幽光未白寧無紀述以詔來

者竊有顧焉予弗獲辭乃據狀序次而爲之銘銘曰

　龍德膺運風雲合從攀附效順罔不奮功桓桓[illegible]

侯代起以力挺戈帳前以一當百長江飛渡大臺

鄱湖殪彼渠魁蹀血模糊戎塞征遼踵迹衛青百

戰曾經一侯莫就職衣皇息宅鄉星文欽欽茲靖錡

付之子孫奎光上燭罪恩下溥推榮錫封爰及父
祖國壚之阡檜松充九勑銘昭幽永世弗刊

存心汪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天序字以文姓汪氏號存心為唐越公華之裔子孫散處徽歙間族屬蕃衍故歷世多通顯曾大父德載大父鉉父義繼敦行義為時名家母吾氏先生孝友天至恬澹寡欲居窮晏如性穎悟好學通諸子百家之言洞究陰陽五行之緼參之以二氏之奥體驗融釋咸有據依而無觝滯其從之游者得其指授無不決足尤邃於醫自內經以下諸家論著互有異同精粗畢詣而觀其會通證驗洞見細弗遺年甫四十喪其配徐氏更不復娶元至正間隣近盜

起劫掠鄉井先生之室爲席卷畧無顧惜從群盜
丐取家弃其首雄素德先生戒其衆曰此人於我有
恩毋輒犯盡出其妻且俘自識持去先生曰第得譜牒
他非敢望顧見帳下友接鄉人十數輩將殺之因爲
哀懇乞命咸得不死及寇亡入　國朝而先生已老
遂無復仕進志乃自念丈夫生天地間窮達固自有命
然卒無一善及人且負爲士遂用以醫行妙悟巧藥
奇效響答鄉邑賴之救療無虛日先生壽嘗以耆[illegible]
疏戚異其心風雨寒暑辭其勞至於人之報施與否
漠乎弗卹也洪武間予遊庠序時先生年且八十餘
長眉疎髯斑雪間出而雙瞳炯然輔頰如丹識者謂
先生神完貞順內有所養而然歲乙亥九月五日無

疾而卒年八十六其年月日葬桃溪上塋之側徐氏
祔焉子男一人某先先生卒女二人咸適士族孫男
若干人曰某曰經初曰某曾孫男若干女若干永樂
中經初爲縣學官權祖德弗權無以垂示子孫乃
狀述其行實謁文志墓上予謂先生盡格致之功求
物理之學而躬行篤實性氣和平故能以其力之所
及者及人至老而不衰雖不得以功名顯著而其自
得而自信者過人遠矣不幾於有道者乎銘曰
弗斲弗刓得天之全人用無札已用遐年夭者寧
木畏于高原仁者有後鳴慶斯隣

大明勅贈承直郎北京行部刑曹主事董公
墓志銘

公諱福字子善其先元良氏曾大父阿撒本贈河西提刑按察使大父阿术佐元世祖定天下有大功為左丞相兼太尉賜姓董氏江南平以都元帥提兵鎮閩浙開閫于衢子孫遂家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國史有傳載其功蹟甚詳夫人阿大的金有子十人以世勳補蔭悉為顯官其第七子諱那懷通判常州路有惠政宜人古都的金以元至治三年癸亥正月十日生公于常州公兒時以勳戚重臣位兼將相方當隆盛時群從諸父並綰銀黃氣勢赫奕華耀一世人無與比及公年壯見元政日非痛自刮劘修飭謝驕縱折節遜讓與物無迕逮　天朝革命公本以擊鍾鼎食之家遭時屯

疏布衣蔬食怡然處窮蔽廬安之而無戚戚容至于天
性孝友篤厚愉愉簡靜寡默口未嘗言人過失至於
賙窮卹匱曾不計己之有無鄉黨親戚咸以長者稱
焉洪武初重定江南租賦聽民自實爭畔者至一六畝
尺寸公先世多負郭腴田及散在他邑者毋慮百
頃畝至是悉推與人不取其直有不忍欺者指其詣
曰此董元帥所遺也官遣公詰之則曰業已與人
矣人或不承則又曰家無籍可稽安敢冒為己有
卒不取惟存居第十數畝歲輸官租僅二斛故終其
身怡然安處不困於徭役所居舊宅當國初雖非
曩日之盛而竹樹卉木不改亭臺榭猶有存者暇日輿
親舊登臨觴詠悠然自適識者稱其達公洪武己巳

九月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七葬西安縣青安鄉之
碗塘山配王氏出邑右族有賢行卒別葬杭塘山二
壠相望纔三百步子男二人曰定曰童孫男六人女
三人曾孫男若干公嘗語定曰吾家世本胡禮而吾
實生長江南今汝輩幸際昌時得為中華士族以被
服衣冠文物之盛一何幸哉乃遣定入郡學定服膺
庭訓砥礪有成永樂初由太學上舍生擢大理評事
治獄詳明人稱其恕秩滿遷行部刑曹主事洪熙改
元 敕贈公官如定之秩王氏贈安人明年 賜泉
幣遣歸燎祭墓下定顧瞻松楸泣謂其子弟曰先人
墓木已拱而志石未刻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而窃
國寵衮光賁泉壤吾更失不圖罡曰何以示子孫乃以

其友太常孔君之狀來求銘於予叙之義不可辭銘

曰　惟董之先本兀良氏佐元世祖混一疆理開府

賜姓分閫授鉞手提重兵往靖閩浙衢城之西甲第

入雲門羅森戟座揖賓僚逝夫物改昔是今非青門

爲農欣然布衣千金之產散予弟姪卑居貧將奚然

自足乃生賢子顯融　六朝公在九原服此寵褒

益塘之原松檟有蔚列銘幽壙用燿祖德

盧處士墓表

夫人居于一鄉行義足爲人所信慕者固可以儀刑

其鄉俗矣是雖不得仕以行其志而於其所及者未

嘗無補焉君子將不沒其善而書之所以教于其鄉

者也盧處士立以明經居太學有才名試政將及

官而遭父喪乃手録其父之行詣子拜且泣曰先人
不仕而篤於行義顧不肖孤未能光昭顯先生有以
發其幽潜者歸將表諸墓以示子孫於不朽幸莫大
焉許之不得遂按狀處士諱明字大亮父奇卿母金
氏其先宋人也某世祖處遷越之諸暨長寧鄉元末
處士又自長寧遷楓川買田築室以奉其親母没二
弟幼處士鞠成之繼母張氏生一子甫晬而父卒居
喪盡禮二弟既長求分財異居處士使各擇便利而
獨養其繼母與幼弟終身不衰性質直自持待人一
以誠篤故未嘗為非禮之事取非義之物鄉人有將
鬻二子者歲[illegible][illegible]之併察之俾附者争之不能
將鬻其子以償而出悉語處士適聞之奔[illegible][illegible]

嘗給我二千貫若忘之邪即出逐之其故封猶在而二家之爭遂息吳中有賈人與處士貿遷而多予價千緡既各持去處士察知之復往告曰尔三人共居貨而用價多千緡既不知所出必互相疑疑則必忿忿則必爭而致訟豈不由此薄人雖志不利亦豈無義邪遂歸其餘緡三人者初不知其由驚謝而去歲大旱苗盡槁有田居處士田上流者水獨溢而潸膝不固水暗入處士田而不覺家僮利之處士曰迺彼以澤我則我從而彼悴獨何心哉僮曰非我為之彼固然耳處士嘆曰見而不治咎將焉歸命固築之勿賊其惡而不與較如此里有隱者素猾介嘗迫于官俯計無從出將赴火自裁處士力為解紛遂得免隱

耆德之終身相好如兄弟見人急難優之賙之惟恐後居一里之長與人辯析是非未嘗有纖朩偏倚以自私故人無不之服性喜飲酒雅好賓客盃酌愈深而禮容益積蓋所謂德將者也配曾氏子男五人長友次常次澄次即立次全孫男十五人女二人宣德癸丑八月二十一日卒年八十二某年月日葬縣之觀谷山為表其墓曰是惟盧處士墓勿敢其心無忌於志雖不得仕而施而見信者爰嫉嗚呼將所積以遺其子孫者必有餘裕矣

潘子文墓碣銘

開化縣學宮之傍亡友潘子文之居在焉子文為人脩潔整飭言温而氣和讀書了大義樂交賢士大夫

潔而不[illegible]諸書與篇既具庭戶脩然不與塵垢雜廳堂
間陳几席列圖書香篆煙霏日夕弗斷賓客至正冠
衣出迎茗盌送獻清談亹亹人皆謂予文雖市居而
有幽隱氣[illegible]之游縣庠時年二十餘予文然而立與
予相好如兄弟每讀書休暇輒偕步[illegible]予文家為局
予文然厭勸意時復具酒饌邀一二知交酬觴竟日
時洗師非齋何先生雲航張先生年皆八十餘德望
冠一郡俯接予文如行輩二先生去後而予縣孫先
生繼至與予文通家往來如姻戚者渠其忠厚謹飭
也予文平居不殖貨不營買衒事足迹未嘗發公府
而日用之間從容逸裕二親年高能順事以悅其心
友其弟至老而愛不衰處宗族姻戚閭里皆有恩義交

朋友必信必誠守表之子弟有好學向善者獎掖之
不啻若己出或習於流蕩切切戒勵之須其遷善良
有急必賙之里有爭訟公其是非反覆辭諭人多信
服焉潘之族居開化者支系甚繁蒼末乱有諱甚者
集義兵保障鄉井號巖谷由岩將以下若干世代有
聞者曾大父杞大父其考福遠昆弟仕母徐氏子文
諱初生元泰癸卯七月十一日亥明永樂癸卯六月
八日卒年六十一宣德丁未十二月甘日塟漢東永
吉里配宗氏諱甚前刑部主事徵江府通判宋玭之
孫賢而內助故子文得優游於中歲先十八年卒永
樂丙戌十月八日也年四十一與子文合塟焉繼室
楊氏子男四人長貞同次大育次旭次崇爲其弟寄

孫文一人適汪曙旨出於宋氏孫男十六人女若干
余是己亥秋予服闋來京師與予文揖別於舞雩亭
上予文謂予曰僕獲見先生他年榮歸當迓送於金
陵之上後八年予承 恩南還而予文歿已四年矣
登其堂諸子出拜感念疇昔悲愴不已曾德旭
由邑庠生貢禮部試中式升于太學三年例得歸拜
丘墓過予拜且泣曰亡父存厚先生旭藏于心臆歷
歷如昨日思欲發其潛德以示子孫來世先生尚
始終之予及見旭孩提時最為予文所鍾愛予每勉
令向學今登俊胄子監有日而予文不及見矣嗚
呼人有孝弟忠信之行雖不交其人不識其子孫君
子尚不忍其泯而無聞况相知若予文有子如旭者

我爲之銘曰　永吉里山嶷嶷水縈縈閟幽宮千百
祀裕而孫與子俾母岳其始緝慶未已

黄坪毋周孺人

宣德八年　誥曰民年三十已上果有文學才行卓
然出衆者有司以禮敦遣於是吳與黄坪應　詔來
京師待官于吏部予偶識之見其氣象和雅而又好
學攻文遂款相往來一日過予跽而告曰坪不孝罪
逆毋氏早棄大人以微官居外坪兄弟俱未能立故
吾毋之殯久在淺土未克歸從先塋茲兄弟謀以今
歲某月日遷祔於程錢山之祖壠念惟深恩莫報若
又從而泯其懿德則終天之痛深以深切先生誤辱
愛坪庶必見閔謹用手錄吾母事長慈幼處身治家

公答以誌不朽惟崇先德之因再拜稱歎出涕序
傳辭按狀孺人姓周氏諱貞字某其先世汴人宋南
渡僑居吳江之朴邨遂世以耕讀為業遂為積善之家父
公諱母朱氏孺人生而柔靜不煩姆訓允蹈閨儀父
母特鍾愛之及笄擇配得南邑黃君良賓年十六歸
于黃氏入門及事莊姑姑性端嚴孺人旦櫛沐入寢
室柔聲溫藉肥甘輕暖時節順適姑嘗患肺氣壅逆
臥不帖席孺人侍湯藥後先扶持晝夜不離側姑心
安焉疾間謂人曰自吾有新婦吾心未嘗一日不樂
由是宗族皆知其孝黃氏租甲一鄉為賦長丁歲夫
侵貧民逋負以千百斛官督長足賦額榜掠不少遑
孺人盡傾其嫁時篋匳直數百金以償姑懼傷其心

齎〻不樂孺人進曰舍此可以得生有生不患無財用矣吾無難色姑懷為之釋然平居佐君子主內政惟衣服飲食祭祀賓客皆身任其勞未嘗委之御者與諸子慈而知訓接宗姻和而中節暨之者有所假貸惟恐弗厭其欲三族範之年三十七而卒永樂辛卯某月某日也姑痛甚撫其柩號曰天奪吾孝女老將疇依聞者皆為涕泣子男五長璵次璁次即郢次玹次璇女二某某劉芳其婿也孫男一曰昭嗚呼吾嘗觀古之賢母又多由其有子而後善益顯若孺之續也顧將有所待也夫銘曰

兒無母憐身孰生母無兒賢善孰徵於此也尚觀厥成

隆化龍山鄉有隱居好善之士曰汪君景陽卒葬里
之乾溪長岡其孤順宗俱無以暴白潛德示子孫於
不朽比來　京師求予誌其墓予以時識景陽頗稔
景陽為人醇厚渾樸藹人溫溫有禮富甲里中凡輸
役于官嘗先鄉民眉亦深其憂推解衣每畀卒衆
集事景陽彈力為倡仍戒飭諸子毋重剝削寧損己
以徇細民之無告者故凡事先集而下無怨尤鄉里
稱為長者平居孝奉二親友愛昆弟親睦姻鄰舉無
尋違賙窮恤匱檀不一[illegible]晚年為耆民於鄉鄉人視
以為平是非枉直遇事無有倒植及予鄉人無
不嗟悼若失所憑依焉汪氏系出唐越公華之後子
孫散居三衢新安者最多而龍山之族亦著景陽諱

隳大父昌甫父子成皆積德不仕配程氏子男四長
順寧次安寧淩文寧杰寧次堅寧孫男三人女二人
永樂戊戌二月廿一日卒享年五十四葬之日明年冬
十二月某日也於戲一鄉之有老成篤厚之人其
言行足以服衆則可以維持一鄉之風俗使不致於
潰敗老幼強弱各得其所於王政豈無少助而景陽
今則亡矣銘曰　維昔越公以衆歸唐至今為神血
食其方子孫衆多散處徽歙龍山之汪實其枝裔景
世積善至于景陽善以承之小心易良今之豪家鮮
不指克予視景陽仕任有長閭之府乾溪之濱〻〻馬
鬣〻〻松檟有昭銘文可以示信子孫之賢當視焉訓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二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 黎紘校正

傳

三友園傳

太原主人之門有不速之賓三曰秦封大夫淇園介安索笑君素相善號曰三友大夫性挺特有聳壑昂霄之志蒼髯戟張膚理鐵石外史襟度瀟灑虛心有節槩喜吟風弄月索笑君則丰韻潔脩瓊琚玉佩敻然不與氛垢雜每相謂曰世俗之交趨附熱吾三人獨傲寒世俗之交易於變態吾三人未嘗改節世俗之交喜繁華吾三人獨甘澹泊傲寒則貞不改色則

然敬甘澹泊則有守貞則不渝然敬則不慢有守則不濫輔仁之道盡矣太原王人聞之瞿然驚曰吾方求諸人不若求諸三物之為愈也乃圖其像而程文焉覺非生曰孟軻氏論友謂求之一鄉以至於一國以至於天下以至於古之人未聞求之物也求之於物殆亦不足於人焉爾乎

夏氏賢母傳

天台夏氏有賢母曰李氏太夫人諱萁字淑宜吾鄉先生弟處士安李孫女也以□□曰仲賡傳學有大才自揚詩禮奉原辟徵辟 國初起為海寧山陰兩邑教官以文經術渠料後進理董範端楷王經造就率為良器[illegible]人自幼年及笄[illegible]禮教□閑□儀婉娩之性

天成毋亡念同母弟妹四人嫘〻在孩太夫人追痛
無及竭力鞠養柔以飭訓紉聯澣滌內外完好迄于
婚嫁無急其始年若于以父命歸于夏氏松谷處士
諱某惟文事舅氏年已耄其嘗先意順適以致其樂
舅氏喜嘗謂人曰晚年得新婦稽一孝女內順助松
谷君祗承禴祀酬酢賓友潔修豐腆咸中禮節學齋
諸子慈不弛教長子迪甫八歲即命遠出從鄉先生
遊姻黨難其涉遠太夫人曰古人有為子三徙居者
姑息之念一起無復望其成卒遣之松谷君卒迪為
士由鄉舉入太學踰年官大理有能声一時太夫人
貽書勉之曰吾聞陰騭可以裕後況操人死生柄可
不懼耶歷言古人治獄陰德之報毋為苛刻殘忍其

言諄複剴切迪遵奉教戒兢兢自乂日以顯聲永樂
初由吏部文選郎中遷河南左參政得告歸覲拜
太夫人於堂下奉觴上壽太夫人悲喜交并顧謂迪
曰汝荷 朝廷厚恩衣緋橫金以歸榮其親獨恨汝
父不及見耳因泣下霑襟迪亦泣良久復曰汝以一
介書生一旦至此皆汝祖汝父積以遺汝汝當復自
奉持以無忝祖父幸矣居數日即遣行迪重違膝下
悲不自勝太夫人厲聲曰大丈夫以忠爲孝尚有許
國而忘其親者果能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莫大焉
何致作兒女悲耶移迪由河南調四川參政所至懋
著政績聲望籍甚人咸謂得賢母之教先是松谷没
特太夫人哀毀幾殞致喪三年非喪事足不出閫閾

終口不御酒肉後經疾病甚家人懼其憊且不。進一炙具肉羹雖進之輒麾去不食曰吾志已定不可轉也家人懇懇諭以毋傷生太夫人曰未亡人待死耳何傷乎迄不食後亦無恙既食終其身 贊曰漢史稱雋不疑為京兆尹嘗錄囚從母必問有所平反活我何人即多所平反其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後不疑為良吏而母之名稱之至今嗚呼以持一事之善不視夏氏母之賢行曾何多哉翁孫致君之吉光僅登茂陞於昌時者尚未艾也是必有以大其光昭者矣

清隱處士傳

清隱處士宋宗室也家于毗陵學者其名敏善其字

而隱其別號也考曰彥琳甫處士生甫晬未能言一夕寇奄至家人急奔竄携之不及墜于床寇席卷其室欻且不獲舉刃向之一徒從後掣其肘叱曰嬰兒何害賊投刃于地寇退家人返度必遇害自牖瞰其室見處士以襁裀、、坐床上以嬉父母驚異之前抱持之泣曰吾兒大難不死他日必有以興吾門又長而卓犖有立元末江南大亂數欲角張彥琳甫乃挈家避兵于姑蘇居數歲事稍定家人安之乃重遷處士白其父曰此中信美非吾土也先墓在毘陵父失全隣嫠敬且不禁更數歲鄉為荒墟矣心竊所係若之何弗歸遂父子相視以泣即日僦舟返毘陵

天朝已削平僭偽　景運一新民皆安土樂業處士

乃以父命後其対父彥誠甫居城南之懐德鄉因舊
田廬增而葺之益循其子職弗懈有司再辟賢良皆
不就布衣蔬食鬻〻自足天性篤厚倫常先是避兵
居吳時仲兄嘗陷賊中慶士冒鋒鏑竊負以歸伯兄
死于戎念至輒泣下撫其遺孤成立而愛不衰鄉人
信服其行義慕而則效焉年六十七以壽終子五人
璘瑄琬瑾璿琬舉明經典教儒學大臣薦其才行召
拜國子司業餘皆為士大史公曰予旦望趨朝每見
少司成公敬慎威儀未嘗妄言笑出入進止不越尺
寸心竊慕之蓋深得天下之英才思以自教也及觀
世德錄而知其緒遠矣慶士以緇褐脫虎口若有神
物呵護之者長而循諸躬者又若是宜夫有所振發

而竟隱約以終嗚呼天之於善人待其定而求之夫豈有僭哉

梘堂朴叟傳

梘堂樸叟居吉水富溪之上以其上世嘗有祖梘故事堂因以名堂之上下不藻不斷陛堅以至為樸居大布幅巾服之纈身為樸衣一飽隨遇所求毋固為樸食讀古聖賢書體驗於身心思利於行為樸學每出語必直而信簡而不支為樸言日課僮奴深畊易耨以自食其力為樸業驕肆巧詐邪詖陰謟之念不萌于心為樸行於是居樸之居衣樸之衣食樸之食學樸之學言樸之言業樸業行樸行而自號朴叟囂囂然自信其為朴也或有非之者違而言曰固矣哉

變之至厭與時推移也此物出於太古至中古漸漓而散今則淡且盡矣今之所謂得志者居高堂大廈御輕衣玉食飾詞麗藻以售其術巧言辯給以媚於世急於射利則棄本而逐末攻於用術必挾闇而操縱若是以游於世猶患不得以行其志而更欲以淳厖之世矯當今之俗吾知其鑿枘異投不同行也必矣叟曰吾性好朴而不喜華非有所矯也順吾性而已是故順吾性視居之華不若吾樸者之安衣食之華不若吾朴者之稱身而適口學之華不若吾朴者之切於日用言之華不若吾朴者之信而可復業之華不若吾朴者之力本而務脩行之華不若吾朴者之守約而不失故吾樂於去彼而取此也吾簡嫡

乎哉順吾性而已又烏知方今之世無太古之民哉
不可以予言而盡誣世之人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
為謀吾與子各行其志也已矣子亟去毋溷我或入
粗而退叟乃負耒杖𥝠𥝠獨行于樑堂之下慨然以
休采杖如无生而歌歌曰蕤農遜兮大素斷兮混沌
鑿兮疇可託兮無懷葛天之民如可作兮吾將由吾
之約兮于胥以溲兮三獨金　曰朴叟之行怪為欺
官尚書郎嘗為予言其事甚致詳焉於好善不顧利害
以徇人之急壽皆八九十歲夫婦偕老蓋作善之報
也朴叟行年七十筋力康強而務德希齡世安貽書其
子于寧告誡大抵不欲其為似是而實非之行若孔
子孟氏所謂鄉原者噫非真朴者不能出此語吾何

程孝子傳

程孝子崇開化馬金人也幼穎悟好學涉閱經史要義而精於陰陽地理之說遠近尊信之自為孩提時嬉二親膝下即知曲意承顏以悅其心志既長競服勞奉養而事其祖父承順一門之內愉愉如也父嘗病痢孝子籲天求代禱祟得延壽永樂丙申母疾復危殆百計弗療訪諸醫無所求因思古人至情迫切亦有割肝刲股者竊效之乃齋沐夜禱于玉霄宮置刀案上聽命于神靈既出血刀乃為動忽罡風滅炬孝子引刀刺其股膚者三刀墮地血滂流孝子亦仆絕良久乃甦而受刃處痛稍定刀上凝紫血一綫

長寸餘大可半握藏篋笥之所謂特歸康館粥以進毋絕粒弥旬而病亦漸愈也又婺邑諸生胥醫者鄭氏久止其家是夕夢有卒五百人自空中下已起視疾六脈頓平醫乃語其讀書子曰爾母病當得神醫將不藥而瘳矣予不敢以為功已而果然後六年母復遘疾數劇服以雜藥不效時持衣不解帶憂形于色一夕假寐忽夢至上清宮天師府只許母往上清距家五百餘里晝夜兼程從行只遠所皆路逢猛虎遂迎入一蕭寺中若有驅之者夜接弋陽遂欲主人未至三鼓聞人聲起急行出視無所見主人止之曰山深路惡須明就道孝子不聽被髮跣足一行一拜至府輸悃安靈母家之夜歸車以歸未抵家先一夕又夢母坐東樹

上叢棘中乃以刀斫去棘抱母下樹得栗實一斗許
明日見母具白其故母曰自汝去後吾病稍減惟水
腫未全消尔即以所得持奉如其教葉服之不數日
諸疾脫然後康強十餘載年八十無疾而終孝子執
喪過哀葬祭無違禮刻木肖二親像龕奉于祠堂出
告反面若事存焉鄉黨父老皆以為難嘗徵于有司
辟其行能為江浙帥閫掾敬慎以從事三司之長莫
兩賢之兄性存為河南某縣丞以疾告歸兄弟遇于
武林其權居數日疾作而死孝子悲痛號絕幾不能
生匍匐扶櫬歸葬先人墓次而撫其遺孤愈於己之
子人益重之程氏系出梁忠壯公玄孫後寓為江東
望族其世祖幼孤鞠于外氏所遂冒其姓至孝子兄弟

如復孝子乃名某字某鄉人稱之為孝子云贊曰孔門弟子問孝聖人告之各各不同然皆易知易行非有驚世駭俗之事此所以為中庸過中而不經不可以為訓矣若夫孝子之事惟其愛親之心切迫且將不顧其軀過中而不經奚暇計哉所以卒能得其願欲者天實為之非偶然也夫以匹夫匹婦一念之誠猶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況孝弟之至哉予故表而出之使世之迷入其塗者見之中心達於面目庶幾與起其本之性不致於終泯焉耳

程公曉傳

程玹字公曉僩之常山人少聰穎自為童時讀書輒過目輒成誦甫弱冠吳雍為常山丞見而器之

集方編次其先公草廬先生所著文集將板行于世鋟善書者數人公既與焉甫竟事會 朝廷方脩永樂大典徵四方文學攻筆札者催即以公既應詔來京師入中秘閣預纂脩之列公既年甚少而有大志既日接縉紳先生獲聞其緒論而又廣交四方英雋之士沈浸乎文藝之苑播芳潄腴日富所獲而年脩 中宮勸善書成以功授豐城貳尹豐城江右劇邑先是作縣者皆屈於豪不能振起豪右習易之公既始至官人見其年少且初仕恬然循故習略弗為意公既嚴不置崖角若不事事者居數月盡知其底蘊乃大振作取其由無良者痛繩之以法不少假借群黨始而譁公既力遂弗以僴中乃大沮次則帖然

順賴是是非非開肝膽相與民大悅服藩臬部使者
每舉其名以激勞邪之怯懦者郡吏至縣不敢受謁
衛爭勾軍者闔其境聞丞在輒逃去居數歲以憂解
官民追送填道至於洒泣行李蕭然惟圖籍數十百
卷而已服闋至京陳時政數十事多見舉行大司空
愛其才留冬官數歲　仁宗即位擢中書舍人掌外
制九載考績陞兵部職方主事會　朝廷方清理軍
伍四方就辨者填集司馬門公研覆涖其事疏剔夙
委以決去就務厭人心同官服其精敏正統二年七
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二明年春子愛扶柩
南還葬學之先塋之次公規倜儻好義善與人交和
而不流恭而有禮若夫幸儀善辭令一時達官貴人莫

非與之游博學善屬文尤長於歌詩援筆立成而韻度流麗其於書翰亦如之　贊曰程之先出自廣平有東西祖其居新安者族最盛皆本梁忠壯公靈洗常山之程亦其亂也予自弱冠學于長源王氏王與程為姻故公琬之群從子姪多識之皆文雅好善而公琬尤秀發歷宦三十年所至舉其職業不究用而竟止於是可悼也夫予與公琬同鄉里交相密其殁也予哭之哀慶之南歸也詞林搢紳咸有紀述予知公琬者也復為之傳俾附于家乘之後以識示備云耳

覺非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氏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教紘校正

講義

孟軻去齊

臣嘗謂天生出類之才可以大有為於當世者無患其無可為之時時可矣又患其無可為之勢勢可矣而不患其無可以有為之君備是三者而卒莫能為此千載之下所以扼腕而增慨也臣於孟子之去齊不能無感焉何則周之季世王者不作民之憔顇於虐政至是極矣於斯時也有能發政施仁以拯民於塗炭之中譬之飢之易食渴者之易飲[illegible]

可謂有其時矣況齊國之大地方千里雞鳴狗吠相聞達乎四境制其田里使之樹畜因其不飢不寒教以孝弟忠信王政之行復何難哉可謂有其勢矣況宣王以羊易牛之心隨感而發見因而擴充之是以保民而及物好貨好色之疾直言而無隱因而開導之危以搆怨而遷怒以嘗時諸侯較之庶幾可以有為矣奈何仁義之言未入其耳而功利之說先中其心遂致以權謀為上賢目王道為迂濶可勝嘆哉噫世人抱一藝之長尚思有以自効況聖賢之心以堯舜其君民為已任者乎觀其三宿而後出書是豈無心於當世者浩然而歸蓋有不得已焉尔綱目於其至魏而特書之深有望於魏也及魏不能用而又書

自魏適齊豈無故乎[illegible]去齊矣果復何望

哉雖然孔子自衛[illegible]六經之道明孟子退自齊

梁而七篇之書[illegible]之道不得見用於當時足以

垂教於萬世後之人[illegible]有志於行王道者舍孟子之

言復何以哉

張儀[illegible]

臣謹按史稱蘇秦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學縱橫捭

闔之術以干諸侯[illegible]修怪誕險盭峭薄讀其書足以

壞大心術行其道足以禍人國家觀張儀出入秦魏

間為相數歲其欲[illegible]魏益秦未嘗一日而忘于秦今

年入上郡明年取曲沃順指氣使如弄嬰兒以今觀

之亦不難見而當時諸侯不悟其詐何哉蓋其善以

利害眩人使之忘其所守是以舉世方高其術且爭
趨慕效之有若嗜其非者譬之群飲舉席沉酒冒視而
莫知為醉惟獨醒者然後知之是故景春以大丈夫
稱之而孟軻氏方斥其為妾婦之道軻當世之獨醒
者歟後之英君誼辟法古為治者以其書遂其代以俾
聖人之道光明正大而人知道從其有不比隆於三
代者乎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

臣聞君子之行己也其去就以義進退以禮富貴不
能動其心威武不能挺其節故雖萬鍾可辭白刃不
顧是蓋知夫義重於生禮重於食者也苟見道不明
踐履不熟而欲以苟且安逸為之戛戛乎其難矣哉

世稱田文好賢下士聽言從善為戰國賢公子時人
牟慕之觀其相秦之後而是非白矣夫秦以虎狼之
心懷併吞諸侯之志而齊方約韓魏燕趙之君今日
合從以拒之明日連橫以事之或興師焉或割地焉
彷徨反覆莫知適從而文以敵國覊旅之臣一旦入
其朝居相位寧能保其無危辱之禍哉且文與齊親
則族屬分則世臣當秦之請也告於齊君不往可也
及其入秦也辭於秦君不仕可也二者俱不得焉則
絜身徙命而已不是之圖而須首帖耳聽命不暇及
身為覊囚方且乞命嬖妾以雞鳴狗盜之術僅脫身
於虎口豈君子立身行己之道哉綱目書其相秦特
書田文而係之齊者明其不當去齊也及其逃歸不

書秦丞相而止書田文不予其相秦也幽者匹夫之事而文以貴國公子甘心為之辱亦甚矣

秦自立為西帝遣使立齊為東帝已而皆罷之

臣謹按周有天下衆建諸侯以藩屏王室制為朝聘會同之節而慎操刑賞之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東遷之後綱紀散壞流及戰國斵喪盡矣秦且以西戎之伯僭而稱公又僭而稱王猶以為未足而又稱帝焉自帝極矣而又帝齊焉方是時秦之志欲東取韓魏北窺燕趙南併楚而特齊之強故啗之以東帝美名欲藉其力以芟圖五國三國既亡齊猶机上肉耳夫豈難見哉齊君苟明

逆順之理請天子命適五國之兵以伐之辭嚴義正足以摧其汰心貫骸將見天下之人莫不彈冠相慶不猶愈於聽蘇代之謀後猶豫之心欲以坐觀成敗者乎後雖如其無益而自止而原心之誅不可逭也噫木不蠹而蝎中草腐而螢飛理之自然也使周之子孫皆能守先王之法以自強為治諸侯雖大猶畏焉白五等之爵錫於三晉九伐之法昧於田和天下之無王非一日矣尚何怪秦之自帝哉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臣謹按藺相如使秦全璧歸趙時人謂其氣蓋一世或多以勇智稱之臣竊以為未也智者以小事天弱事強非以求媚所以保其社稷民人也以勝言之道

弱而秦強趙有璧秦欲之雖不發兵奪之不足惜也奈何行詐紿之術以蹈不測之危哉向使因石激秦之怒舉兵東向趙之所喪豈特璧哉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乃委而去之君子不以大王為怯而譏之至今誠以寶物非有國者所重也相如欲碎璧於柱以鬬暴秦得非輕用其勇與雖然觀其位在廉將軍右而能屈身忍恥以先國家之計俾函關之甲不敢加於邯鄲相如亦豈可輕議為哉

秦以范雎為客卿

臣謹觀小人之處已其未遇也能忍污辱以自免及其既遇也必先去其所忌以自恣故雖能傳成功致

其顯榮亦君子之所恥而不道者也觀范雎之困於魏齊人不堪其辱而雎獨能全性命於瀕死之際及其竊載歸秦揣摩翕張以堅今君之心陰探逆料以間忌者之寵指揮秦君頓踣侯國盡夫拍唇鼓舌之技售其遠交近攻之策快恩讎於目前享富貴於隆極向折脅摺齒之時一憤而斃則終為厠下之鬼歸秦之後太后之權未去穰侯之寵不衰雖因一說容不為能顯身若是哉故曰其未遇也能忍污辱以自免既遇也必去其所忌以自恣其以此歟雖然雎之所為邪巧辯詐固無足取然而一聞蔡澤之言卒知以滿盈為戒憣然遠引以自脫於虎口之秦其視蘇秦商鞅之流功成不退以取僇辱者斯為愈矣是亦

彼善於此者乎

秦丞相范雎免

臣聞古之君子之事其君去就用舍皆合乎義之中不倖進以濟私不苟全以避患是故功施當時而令聞長世君衰至於戰國同渝秦侵陵者非一君而秦爲甚讒諂辯詐者非一臣而范雎爲甚上以此求之下以此應之陰謀祕計若虞卿張一發而取太后逐穰侯再發而擯魏齊質白起亂國斂手群下側目雎於此時思已酬矣仇已報矣其心已快足矣及乎安國長亭王稽坐反昭王臨朝而嘆君臣之間怨隙已萌雎即謝病引去雖能免於僇辱亦僥倖爾豈明哲保身之所致哉嗟夫以成湯文武爲君而有伊傅周召

以秦為君而有范雎商周之術延數百年而秦止於二世仁不仁之效昭昭矣可不鑒哉

秦滅齊

臣謹按秦自范雎建遠交近攻之策齊不受秦兵者四十餘年矣以秦之強暴蠶食諸侯其不加兵於齊者豈其情哉特以五國為之藩屏不齊不悟而與秦合從視五國之亡而不救五國既亡齊安得獨存哉是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亦何畏於秦而使五國去亡誠能以信義相結并力西向秦將自救之不暇及其既亡苟能因三晉鄢郢大夫惜秦之心各畀以數萬之衆使之收撫舊民則晉楚之援一戰可復齊何難出東而朝諸侯矣惜乎王建用謀不忠

[illegible]哉讒言而不悟忽大計而不行秦兵猝至[illegible]而
松柏之歌縱起宜哉

遣將軍蒙恬將兵伐匈奴

臣謹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又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
也蓋先王之於夷狄亦惟順撫之而已耳是故虞舜
格於文德誕敷之日而越裳氏朝于禮樂制作之時
皆自慕義感化而來豈有威力以彊致之哉秦始皇以
力并諸侯自謂無敵於天下廢滅先王禮法以自用
而又惑於方士之言窮兵黷武以逞其強暴孰知勝
廣之徒一呼乘其弊而咸陽爲之不守秦之強果足恃
乎後之君天下者因孔子之言監秦之失務脩德以

欽儀四表則海內一視同仁而可與虞周比隆矣

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

臣謹按秦并天下以暴虐重斂其民海內黔首無生全之路陳勝吳廣因人心之渙散一起而麾之呼吸之間遠近響應秦以累世之強百二山河之固舉若振槁何哉蓋好生惡死人情所同方其重歛長吏以相蹙者無非欲離塗炭之苦以求休息於衽席之上使勝等果有伐罪弔民之心是即湯武之師也張耳陳餘亦稍識事機者其上謁軍門豈無意乎奈何勝之庸鄙知不及此得一州之衆即僭然自王而徇地諸將又多以讒毀被誅四海豪傑知其不足以有為也於是張耳陳餘幡然改圖遂使武臣擁兵衆而稱

狐韓廣掠燕地以自王田儋稱命之徒相繼蓬起不數月間各就誅滅宜矣方是時也漢高以泗上亭長提三尺劍起豐沛其強弱之勢視勝廣武臣輩殆相什百而千萬焉然而寬仁愛人好謀能聽雖日不暇給而其施設大畧已恢恢乎帝王之業矣庶能一天下者豈不有其道哉

下李斯吏

臣謹按臯陶之贊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無教逸欲有邦盖欲其君於用刑則慎於圖治則勤故能弼成有虞之盛治而無 光於無窮李斯勸胡亥行督責之術以天下自適誑非堯禹勞形苦神以徇百姓爲黔首之役胡亥信之酷法以殘下寡安以

縱欲行之未幾遂至民殘為天下笑夫以秦之暴胡亥之愚固無足議者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而卒以此禍天下豈不由其所學術不醇有以致之歟噫治不師古秦既不能保其国學不師古斯亦不能保其身然則人君之為治士之為學者亦否所擇哉

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

臣謹按古之為將者擇之閭伍之中加之三軍之上恩未有以結其心威不足以一其志賞罰號令必嚴以申之信以行之然後可以厭服人心而共舉大事否則渙散崩潰莫適為主不至於僨事者幾希是故司馬穰苴初舉相齊而戮景公之寵臣孫武將試用於吴而斬闔廬之愛姬用是道也彭越以草澤濵者

素未嘗有恩威加於其衆一旦推以爲首者若不嚴延
令信賞罰以齊其不齊則烏合之衆朝聚而夕散越
欲求身亮將不可得況率而用之哉惟其如提敵戮
一人而千萬人懼卒能於群雄角逐之際擇其主而
事以成大功其亦知爲將之道矣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

臣聞先王之有天下培植基本安固人心皆有法度
不急功以殫其力不行詐以惑其志所以勞來匡直
之者無非保養以望其成是故欲人知親親尊尊之
道則爲之封建以示其公欲人知養生送死之節則
爲之井田以資其用有詩書學校以明其善然後知
孝弟忠信之行有法制禁令以一其志然後無鬬暴

侵陵之危聖聖相承率由此道是故以之守成而民克懷以之革命而民不亂何哉蓋危懼人心所同也秦則不然以詐力得之復以詐力守之欲權之獨運於上則為之罷封建欲人之無弃於下則為之廢井田焚滅經籍以愚天下之人嚴刑峻法以箝天下之口先王忠厚之意靡有孑遺乃以三皇不足尚五帝不足法用其私智可以傳之萬世而無虞不知驪山之土未乾而咸陽之宮已烈素車白馬周旋於軹道之旁而七廟不能血食矣以漢高之寬仁收其衆而撫之法其虐政酷刑為冷風關中之民惟恐其王秦之不速是與湯武除殘去暴之心何以異哉惜其不能盡反先王之政而雜以伯術故漢之治終於漢而

已耳後之人君有志於先王之治當先求其爲治之法

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

臣聞自古創業之君應運而起必有不世之人豪出而輔之以共成大功高帝之與得蕭何於沛得張良於韓及項羽負懷王之約封之南鄭帝怒欲攻羽何勸其王漢中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良說其燒絶所過棧道以示羽無東意帝用其言卒有天下方是時楚之強百倍於漢使不勝其憤起而攻之是猶驅群羊以格猛獸豈能敵哉羽之困於烏江亭長艤舡以待亦蕭何之謀尔使羽信其言以懷集江東猶可爲也乃甘自引决以蹈匹夫之勇視高祖爲何如哉故

可餓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兆乘之上者湯武是也惟高祖能之

漢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臣聞人君之用人如匠之用木取雄擇長而已滿天下擾擾之日宜延攬英雄以圖大業苟予可輕於棄人逐嬴氏之失鹿群起而逐之東據爭霸者推劉項不世之豪傑孰不思自奮於雲龍風虎之會然亦擬擇其主而歸之彼項氏之陰狠猜忌固不可與有為也可與有為者非豁達大度之漢高祖乎耶是故英雄起自屠狗而爵為通侯韓信朝為寄食之夫而貴為大將尊即高祖之知人善任使如此而有拔項將才若陳平者然猶樂久居於楚營耶今日歸漢

而明日參乘護軍讒言愈多寵信愈固漢之有天下而平之以居多焉觀高祖嘗謂其智有餘而難獨任又非不知平之為人亦惟取其長而用之耳書曰知人則哲高祖庶幾焉

入不求備又曰知人則哲高祖庶幾焉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

社稷

臣謹按高帝與項籍共起而亡秦籍恃其強暴狃屠帝者屢矣訟於鴻門困之南鄭既又敗之睢水之上者屢矣訟於鴻門困之南鄭既又敗之睢水之上間關顛躓曾無寧歲自常情處之救死扶傷之不暇復能從容經國為長久之計哉帝則不然方收拾散亡之卒於創痛之餘轉輸餽餉惟恐不給乃命蕭何於關中立宗廟社稷以享百神祖考可謂知所先務

矣易萃渙之卦辭皆曰王假有廟蓋謂王者當人心未一之時其儀集維持之道必先建宗廟使天下知所歸向高帝不事詩書安知此義良由豁廓大度有帝王之畧故其設施自有脗合者不然以布衣基子孫四百年之業果偶然哉

漢遣酈食其立六国後未行而罷

臣嘗謂人君當開基創業之時於天下之事勢有離合時有緩急人臣之謀国知識有短長建議有同異其用舍從違皆係乎君之一心苟明足以燭理斷足以應变機括轉移不俟終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當秦之末亡陳勝吳廣糾烏合之衆而起人心未知所屬故張耳陳餘勸勝立六国後以益秦敵所以行

處患於人而已攘竊利猶可為也及秦既滅當時蓋
起者皆英雄豪傑惟劉項東向爭雄長而酈生乃欲於
此時勸帝復立六國後所謂損己之土地以與人余崇
虛名而被實禍其可乎哉帝初不加察遽欲從其言
及聞張良之諫即惝然改圖刻印銷印曾不出乎哺
輟食之頃非明而能斷者其幾括轉移之速如此哉
書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三代以下僅於高祖見之

張良謝病辟穀

臣謹按張良五世為韓相秦滅韓良欲為韓報仇自博
浪之謀沮其心常思有以逞於秦也當時從漢者雖
非一人然可與圖大事惟高帝耳是以此語之者皆不
以千之勝價之徒而獨為帝言之遂夫子嬰降咸陽

使秦之社稷奄為丘墟而良之債酹矣帝封南鄭遣
張良歸韓良送至褒中勸帝燒絕棧道豈直為漢除
盜兵哉蓋心不能忘其主庶幾漢之一下東韓或再為
逃及韓成死于項籍之手而良之念始絕乃一心歸
漢圖滅楚以報韓是故鴻溝之役力陳養虎為患之
計而項已亡天下遂定分茅胙土為漢家元勳正享
功食祿之秋乃超然遠引神仙以避世進退從容不
乖於義視同時若韓彭輩相繼夷滅者為何如哉詩
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惟良能之

詔定元功臣位次賜蕭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臣謹按蕭何曹參自從高帝起豐沛間輸忠効力以
佐帝成大業及天下既定論功行賞而二子皆為漢家

元勳纔群臣以參有攻城畧地之功當爲第一而鄂千秋獨以蕭何保關中給兵食不乏之宜居參右蓋謂被堅執鋭者特一時之勞而保形勝養士卒以資進取者實萬世之勳也高祖從之既加何以殊禮而復賞千秋之言可謂有帝王之畧矣夫名爵者天命有德之公器人君莫得而私也非其人而予之則褻當其人而不與則隘是故三晉竊爵而東周不能王印刓弊予而西楚不能伯操是柄者其能不致意於斯乎

五年二月朔地震

臣謹按人君代天理物其政化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休咎之徵各以類應孔子作春秋於災祥則不書

遇災異則謹書之蓋欲人君恐懼修省以保致治於無窮也若夫嘉瑞之至則以為天降之福多不務脩德以承之而驕心日生變異之動則以為適然遂不加省而益肆焉如此則嘉祥不能致福而變異卒為災矣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小心恭儉不敢縱逸故雖有地震之異而曾不損其致治之美豈非人君脩德足以消弭天變之明效大驗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警動之為人君者可不體念之哉

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

臣謹按賢才國家之利器得之則治不得則亂所守令民之父母綏懷撫字一失其道雖畿甸之民素被古教猶不能保其睽離乖背之志矧荒遠之俗悍輕易

慾而以貪黷聚斂之臣臨之哉何不簡為能撫也哉
交阯素多珎貨前後刺史率以好利執金賈
琮為郡而吏民歌之琮之民即前日之民也豈薄於
他刺史而獨厚於琮哉直以好善惡惡之心出於人
情之公有不可遏者爾方是時交阯得一賈琮而蠻
貊以化使帝能盡取天下之吹才而用之以綏持國
家則炎漢受命之符未遽陸沈於黃閣之手也嘗謂
能知重於一郡而輕於天下亦何心哉

以袁紹為勃海太守

臣謹按東漢自明章以後昏君繼作天下大權不歸
于外戚則歸於閹竪忠義名節之士網羅無遺河內
崎嶇積有已非一日漢家元氣銷鑠盡矣苟早以匹

天之曆運廢立去就行弑逆所謂凡民罔不憝人得而誅之君當時興兵誅叛之徒成濟逆亂之志心在王室者未聞為誰袁氏累世樹恩豪傑屬望若能明大義以討賊臣庶幾桓文之舉矣計不出此反受卓命為勃海太守徘徊顧望進退維谷後雖為關東州郡所推連兵數歲曾無少分匡復之功身殁疾癃二子爭驕修紛亦烏足議哉大抵人君有天下與人之有身不知保攝於強壯之日及況痼已深命與俱絕雖有扁鵲夫何為哉亂亡之世所謂吾末如之何也矣故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戒之哉戒之哉

以劉備為左將軍

臣謹按天下豪傑欲建大功成大業者必先審時務

之逆順察人心之邪正以決去就曾不以意氣微愆而忘其大且遠者是故高祖斬丁公封雍齒而天下不以為過范睢償一飯之德報睚眦之怨而[illegible]譏稱焉漢昭烈以一旅之衆困於呂布間關[illegible]不殺保妻子曹操為擊斬布表為左將軍意見禮重操之所以遇昭烈者亦不可謂薄矣及董承謀誅操昭烈即舉兵應之略不顧惜豈忘其私遇哉蓋有所識之矣方是時操挾沖人以播弄神器海內共[illegible]而逐鹿呂袁氏兄弟劉表張繡之徒皆不足畏所可畏者惟昭烈以帝室之胄又深沈有大志若倡忠義以攻號令天下操則危矣是故施之以大恩假之以名爵為籠絡羈縻之術豈真哀其窮而援之哉[illegible]昭烈來

早悟而久與之處能保其克終乎惟其有見於此幡然改圖明大義於天下赫赫焉如秋霜烈日卒能擺脫巴蜀為之鼎峙復延炎漢之祚於既絕之後又數十年昭烈亦人傑矣哉朱子於綱目之書深正司馬氏之失黜黃初而表章武以續東京之緒使天下後世知名義之不可民[illegible]統之不可亂彝戎之辨深矣